

荐阅书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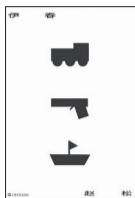
《伊春》

《伊春》是赵松的最新小说集，收录了他近年来的十个短篇：《鲸》《公园》《凤凰》《象》《伊春》《南海》《风》《爸》《邻居》《尼泊尔》。

作者赵松说，选择《伊春》为书名，其实是指向“人的内心世界”。也就是说，人的内心世界也是掩藏在莽莽丛林之中，我们以为熟悉实际上却非常遥远的。

《伊春》是短篇小说集，可是，这些小说并非全然各自独立，它们彼此渗透融合，在主题和情节等方面相互印证。

赵松注意到了当下世界所呈现的与传统的背离趋势，他不断思考人在生存的普遍性压力下的漂浮无根的状态。



作者：赵松
版本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时间：2021年1月

《中国精怪故事》

溯探古老的故事幽林，传承唇舌间的精怪传说。

本书由知名的民间戏曲、民俗研究者精心编选，将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精怪故事汇编成册。这些故事源于神话，又不同于神话，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万物的认识，对真善美的追求，体现了中华民族民间的价值观和智慧、传统。这些故事流传于民间，经过口口相传，最终演变成优美的民间童话。

编者车锡伦（1937—），山东泰安人。现为扬州大学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，研究员；中国俗文学学会顾问等。出版著作（含合著、主编）20余部；孙叔瀛（1927—2008），山东泰安人。在扬州师院中文系主要承担资料编辑、整理和管理工作。副研究馆员。编写过《文艺研究资料》《金圣叹小说理论资料卡》等。



编者：车锡伦 孙叔瀛
版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21年5月

《坠物之声》

曾有一场空难事件，给拉丁美洲文学史留下了深深的创痕。机上192人中仅有11人幸存，遇难者名单里包括乌拉圭文学批评家安赫尔·拉玛，他妻子、艺术史学者玛尔塔·特拉瓦，以及旅居巴黎的墨西哥作家伊瓦古伦戈伊蒂亚、秘鲁作家曼努埃尔·斯格尔萨——他们此行的目的，都是出席在哥伦比亚召开的首届西语美洲文化大会。飞机坠毁时，还有十余位西班牙最顶尖的小说家、评论家在马德里机场排队候机。

生于1973年的哥伦比亚作家胡安·加夫列尔·巴斯克斯在长篇小说《坠物之声》中反复写到了空难，多达三次。

诚如书名透露的，《坠物之声》是一部充满听觉和其他感官信息的小说，文中大量使用了通感，书名《坠物之声》已是联觉——坠落是一种视觉情状，而坠落之物发出的声响甚至杂音则必须诉诸听觉。巴斯克斯故意含混地将坠落的实体指称为“物”，从而留下由读者填充的空白。（杨道 辑）



作者：胡安·巴斯克斯
译者：谷佳维
版本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时间：2021年1月

花有信，等风来

文肖复兴

世上爱花的人很多。

但是，世上爱花又写花，或者爱花又画花的人不多。前者，我所知道，在我国，晚清北京有蔡省吾，自称闲园菊农，爱花且种花，写有《燕城花木志》专著；现代苏州有周瘦鹃，一样爱花且种花，写有《花花草草》等多种书籍。后者，我知道的，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有木刻家刘岷，专门为《百花齐放》一书所作各种花卉插图101幅黑白木刻画。19世纪法国画家约瑟夫·雷杜德，一辈子专事画花，画有多达1800种花2100余幅画作，其中出版涵盖200多种玫瑰的著名画册《玫瑰圣经》。

世上爱花写花画花，能够将这三者完美结合起来的人，就更是少之又少。浅陋的我只知道日本的安野光雅。

如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爱花写花画花集于一身者，又多了一人，本书作者邱方便是。在这本《花有信，等风来——我的二十四番花信风》的书中，可以为爱花者展开一个多姿多彩的花的世界。

写，需要文笔；画，需要技术；爱，则需要感情，且是持久而专注的感情投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拥有文笔和技术的大有人在；只是，在浅尝辄止或乱云飞渡或密雨斜侵或始乱终弃的当今当世，持久而始终如一的感情，已经越发稀薄。因此，这本书的可贵，便在于让我们可以看花识心。

同蔡省吾、周瘦鹃和安野光雅钟情写花不大一样，这本书以花为媒，铺展开更为轩豁一些的人生与历史。

书是按照四季节气中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编排的，但是，时间只是流序，花只是配角，不是主角，主角是人，是邱方自己，是她的亲人朋友师长，还有她的家乡广西和如今生活的广州。她说：“时光是唯一的线索。”“只是借由花信风，以时序中的花开花落，以及春夏秋冬的嬗变和更迭，编织成一个篮子，安放日常生活中一些打动和温暖自己的小事，有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感知和感念，也有读书和做书的感受。”

这是这本书的主旨，花信风，更是

花信心，花信情。花是引领读者进入情感世界的交叉小径。书中写她与女儿，与父亲，尤其是最后一篇《我曾用整个四季，陪着你慢慢走》，写与母亲的篇章，细微蕴藉，感人至深。

这些是这本书的重要部分，是邱方生命与情感以及性格脉络历历可见的部分，是花开于心蔓延出的芬芳。

邱方让我见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 and 根本不知道的花木，还让我知道了很多花木的知识。她记录花的颜值，花的智慧。

在书里，可以看到这本书内容的丰富，也可以看到邱方情感的细腻，更让我看到了，她确实是一个花痴，方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与众不同，如蜂吮吸花蕊一般深究，让小小的青葙花和酢浆草都变得这样风趣生动，既活在现实生活中，也活在浪漫世界里。

这当然非一日之功，读大学的青春时，她晚上专门挑白兰花旁边的教室自习，为的是闻那花香。（《二月的风吹在树上》）如今，为了拍美丽异木棉，她连续两个周末的黄昏跑到过街天桥上探访。（《陷入了花海和暴雨之中》）为拍蜜蜂停留在梅花上的照片，她会耐心盯守，哪怕累得眼花腰酸腿抖直喘气（《流溪河看“雪”》）……

是花痴，才可以有这样情不自禁的举动。对一件事物的痴情厮守，是一个人内心的一种定力所致。乱花可以迷眼，也可以是情感的密码多棱镜，和人起伏跌宕的内心互为镜像。在她的眼里和心里，花不仅看得到，闻得到，有她的体验和感悟；而且，在这样物我合一、人花一体的交流与交融中，超越于现实世界而进入心灵与精神的另一番天地，在对比我们身处的世界里，花不仅成为她的一种依靠，而且带给她，也带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寄托，和我们所期许的世界。

所谓花痴，花是她，她是花。或者说，花是她的化身，她是花的倒影。

写得别致而且最动人的，是写对朋友和亲人的感情，将花与她自己交融一起，有机而密切，生动而亲切。不是传统文体中的托物言情，或者比喻



《花有信，等风来——我的二十四番花信风》
作者：秋藤子
版本：广东教育出版社

象征，是花、人、情三者连筋连心的彼此呼应和律动。这里的花，便不是为了文章的点缀烘托和渲染，或者常见的卒章显志，而成为不可或缺的生命一部分：

放翁诗说：“花如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”其实，恰恰相反，应该是：石如解语还多事，花不能言最可人。

在这本书中，写得最好的是这样的文字。她打破了花的世界和自己情感世界之间的界限，使之交融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在花的世界中，原本没有人的情感世界中的纠结和牵绊。正是这样的纠结和牵绊，甚至无奈，才赋予了花的世界如此感时伤怀，如此复杂感人，如此令人追念缅怀，让花的世界变成了丰富的情感世界。

花的美丽，和人性中的丑陋；花的脆弱，和人的柔韧；花的一刻绚烂，与人生漫长的苦痛对比，都是带有宿命般悲剧意味的。邱方的文字中，更多写出的则是悲剧意味中情感的绵长与蕴藉。或者说，以情感的世界观照花的世界，对抗悲剧的意味，渗透着卑微渺小却野百合也有春天一样的人生价值，可以慰藉我们自己，安放我们自己情感的一方天地。在她的水彩画中，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意思，笔触细致清瘦而带有一丝小心，色彩淡雅朦胧而略显几分忧郁。

雪泥鸿爪，皆是心迹；落花流水，蔚为文章。

对于爱花人来说，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别致的书。当年周瘦鹃弄花草时写过这样一句诗：“愿君休薄闲花草，万园衣冠拜下风。”没错，因为书中的花草世界，就是我们人生世界的一面镜子，里面有邱方，也有我们自己。【《花有信，等风来·序》（节选）】

《星水微茫驼铃远》：

“一座富矿”老人提供的能量

文周洋

新近收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立民新著《星水微茫驼铃远》。书中收入的六篇长文，曾在“星水微茫”的专栏名在《收获》杂志上连载，书写了沈从文、卞之琳、李健吾、梁宗岱、方令孺和萧乾等六位知识分子，他们众所周知的身份是现代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作家、诗人或翻译家，却又不限于此，跟随周立民的文字，走进他们的世界，会发现这是富有独特精神气象的一群人。

开卷第一篇《沈从文：失去方向的风筝》，写的是沈从文鲜为人知的人生轶事。周立民的写法与众不同，他充分发扬自己在巴金研究领域日积月累的深厚造诣，以沈从文和巴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作为主线，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两位历经风霜的文化老人在

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浮沉。他善于捕捉历史的细部，常在那些易被人们忽视的小微处着墨，生动形象的笔触让文字有一种画面感，读者仿佛打开了一部尘封多年的纪录片，随着镜头的缓缓移动，颇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《星水微茫驼铃远》是适合细品慢读的书，因为书中的每一处引文都大有深意存焉，值得反复咀嚼、玩味，还有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淡淡的忧伤，读得快了就体会不到了。幸好我手头这一册是毛边本，边裁边读，一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人物的命运、艰难的抉择、苦涩的结局，一边感叹这命运之吊诡、选择之无奈、结局之可悲。比如，作者写诗人卞之琳这一篇，洋洋洒洒共有9个章节，且书名中的“星水微茫”和“驼铃远”都出自卞之琳的诗句，可见情之



《星水微茫驼铃远》
作者：周立民
版本：商务印书馆

所系念兹在兹。

特别让我赞叹的是周立民对待历史人物所秉持的严谨态度，他自信“笔笔有来处”，通读全文，可知此言不虚。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周立民是那种以虔诚之心对待文字的写作者，他坦言自己常常是“听着细雨声，工作到凌晨”，他把巴金以及他同时代的文化老人视为“一座富矿”，认为直到今天“这座富矿资源丰富，依旧可能给我们提供能量。”